

「老師，這麼晚了，找我有什麼事嗎？」

青海節，暑氣漸盛的七月。

初夏的夜晚，雲朗風清，月光沁涼如水。

貝雷絲走上宿舍二樓，伸手敲了敲黑鷺級長的房門。

艾黛爾賈特看起來正準備就寢。

一身淺色長袖睡衣，鈕扣一路嚴謹地扣到領口，跟平時穿制服一樣，幾乎不露出肌膚。

「……」

貝雷絲第一次看她穿睡衣，感到很新奇，盯著繡在左胸的雙頭鷺，想起傭兵團去年曾護送商隊前往帝國。

貨物清單裡有幾匹價格不菲的布帛，是要送到帝都安巴爾的皇家貢品，材質跟艾黛爾賈特現在穿的睡衣十分相似，看上去柔軟又光滑，做成衣服穿起來應該也很舒服。

「貝雷絲老師？」

艾黛爾賈特不自在地撥了一下肩後的長髮。

若換成其他人在門外，她此時便會微笑著關上房門了。

「……艾黛爾賈特，我送東西過來給你。」

貝雷絲終於發現自己看她看得入神，若無其事地收回視線，遞出一副白手套。

「這是你的東西吧？掉在浴場的更衣間了。」

「是我的沒錯……謝謝老師特意幫我送來。」

艾黛爾賈特握著染有她體溫的白手套，感覺更加不自在了。

浴場？更衣間？難怪老師髮尾有點濕，身上還散發著好聞的熱氣……

不，不能繼續想下去。

為了轉移注意力，艾黛爾賈特連忙撇開目光。

「對了，老師，我看到妳晚飯後跟莉絲緹亞一起去訓練場，是她又請妳陪她鍛鍊了嗎？」

「嗯。莉絲緹亞很勤奮，也很有才能。」

「是的……她一向是個努力的好孩子。」

「妳也很努力，艾黛爾賈特。」

「呵呵，我可是皇位的繼承人，當然不能鬆懈自己。」

她輕笑著說話時，貝雷絲不經意地往旁邊掃了一眼，瞥見她枕邊有一本書。

「妳剛剛在看書嗎？」

「嗯，我睡前習慣看一下書。」

艾黛爾賈特回頭望去，心中猛地一驚。

那本書是貝雷絲在豎琴節借給她的《兵法入門書》。

她從兩個月前看完到現在還沒歸還，也不太想還。

「不需要一直緊繃著，偶爾鬆懈一下沒關係的。」

貝雷絲似乎沒發現，語氣輕柔地說道。

她唇邊浮出的笑意如曇花一現，在艾黛爾賈特看到之後，瞬間消失無蹤了。

「那麼，晚安了，艾黛爾賈特。」

「晚安，老師……我很期待明天的課。」

「嗯，明天見。」

艾黛爾賈特目送貝雷絲離開，卻見她走沒幾步忽然停住，轉身折返。

「忘了一件事——這是在房裡撿到的。」

貝雷絲拿出一支形狀完整的鳥羽。

「這是……傳信貓頭鷹的羽毛？」

「嗯，牠們常常飛進我房裡嬉戲，也常常在我房裡掉毛。我撿過很多次了。」

貝雷絲面無表情地將羽毛遞給艾黛爾賈特。

「昨晚撿到的這支，花色特別漂亮。」

「？」

「我洗乾淨了，給妳。」

艾黛爾賈特接下羽毛，慢半拍地意識到這是禮物後，開心地笑了。

「謝謝老師。」

貝雷絲望著她純粹明朗的笑容，伸手摸摸她的頭，滿意地離開了。

直到看不見老師的身影，艾黛爾賈特才重新關上房門。

她小心地捧著羽毛轉過身，暗自高興了許久，完全收不住笑容。

艾黛爾賈特並不是第一次收到貝雷絲的禮物。

花瓶中的康乃馨、床上的熊布偶、書桌旁的桌面遊戲……

房裡四處擺放著老師的禮物，數量多到會讓人誤以為老師正在追求她。

明明收過那麼多次禮物了，每當貝雷絲送她新的禮物時，艾黛爾賈特還是會喜不自勝。

「我會好好珍惜的。」

艾黛爾賈特注視著她贈送的羽毛，微笑著立下承諾。

初夏再臨，蟲鳴四起。

在薰風吹拂下，皇帝順利降服叛軍，終結了謀逆者的野心。

當晚，帝國軍臨時陣地，士兵們收到指揮官新的命令——

這是我們的勝利之夜，盡情舉杯慶祝吧！

眾人奉令狂飲，觥籌交錯，氣氛熱烈，吵鬧喧嘩到酒醉為止。

深夜，士兵們好夢正酣，指揮官的主帳卻仍未熄燈。

艾黛爾賈特握著使用多年的羽毛筆，面對信紙陷入深思。

返回帝都後，仍然有許多問題要處理。

可以懶洋洋吃著甜點的日子……離現在還很遠呢。

艾黛爾賈特也不著急，小心地收起筆跟信，熄滅燭火，悄悄爬上行軍床。

「今天睡前不看書了嗎？」

黑暗之中，貝雷絲伸手將她擁入懷裡。

「不看了。」

艾黛爾賈特順勢伏上貝雷絲胸前，聽見她的心跳微微加速。

「老師……以後妳先睡也沒關係的，我已經不會做惡夢了。」

貝雷絲搖了搖頭：「我想看著妳的睡臉入睡。」

「為什麼？我的睡臉很催眠嗎？」

「不，妳的睡臉……特別可愛。」

「可愛？」

艾黛爾賈特不禁笑了。

「老師，感覺有時候妳好像把我當成小孩……說起來，妳以前在學校還很喜歡摸我的頭，究竟是為什麼呢？」

「原因……？」

貝雷絲對當時的自己不甚瞭解，不過那時她確實常摸艾黛爾賈特的頭。

種花也習慣種她喜歡的康乃馨。

看到主廚特餐有她偏愛的料理，一定找她吃飯。

去市集購物，不自覺挑選她可能中意的禮物。

經常找她喝下午茶，手邊常備著三日月茶跟東方風味茶……

貝雷絲很肯定自己當時對艾黛爾賈特並無遐思，只是想多多照顧辛苦的級長。

但這麼細數下來，她確實越界了。

「我可以認為，老師是不自覺被我吸引了嗎？」

艾黛爾賈特邊笑邊勾住貝雷絲的手，把玩起她骨節分明、帶有劍繭的雙手。

「我很早就被老師吸引了，妳明明渾然不覺，卻常做出讓我臉紅心跳的舉動……」

「？」

「就是這副表情，這副什麼也不知道的無辜表情。」

艾黛爾賈特輕輕捏了一下她的臉。

「就是這樣的妳，讓我又愛，又……」

貝雷絲以為她要說『恨』，她卻閉眼吻了上來。

喜歡上只能認了，沒有恨，也沒辦法恨，只能不斷糾結與掙扎。

艾黛爾賈特沉迷在貝雷絲反客為主的熱吻中，開始覺得有點飄飄然的。

一吻告終，她陷入情醉，低頭輕咬起貝雷絲的脖頸。幾乎是在同一時間，貝雷絲將手探進了她的衣服裡。

兩人默契地想到了同樣的事。

艾黛爾賈特紅著臉支起身子，衣袍從肩上滑落，展示出貝雷絲無法抗拒的誘惑。

「貝雷絲……抱我。」

這是赤裸裸的求歡。

貝雷絲望著她渴望自己的眼神，伸手將她額前的髮絲順到耳後。

指尖如羽毛般拂過她的額頭、臉頰，往下滑到喉間，一一圈點不能留下痕跡的部位。

正要起身反轉兩人位置時，艾黛爾賈特突然改變主意，將貝雷絲的手扣在床上。

「我也想讓你，為我意亂情迷——」

艾黛爾賈特低下頭吻她，霸道地掠奪起她的唇舌和呼吸。

品嚐許久後，雙唇順著頸線往下滑，一邊吮咬，一邊愛撫。

直到她身上可見的每一吋肌膚都被自己摸過、吻過、咬過，艾黛爾賈特便將頭埋進了她被

挑弄到氾濫的腿間。

「艾、艾爾……妳慢一點……」

水聲斷斷續續地作響，艾黛爾賈特聽著貝雷絲隱忍又性感的喘息，聽話地放緩了攻勢。

不時抬頭觀察貝雷絲的反應，為了讓她更舒服而埋頭繼續。

鏗而不捨地將她送上巔峰後，艾黛爾賈特親著她腿上的吻痕，滿心都是愉悅。

「老師，妳現在的表情也特別可愛喔……妳覺得，是因為什麼呢？」

貝雷絲稍稍緩緩過勁之後，反過來押倒了她。

「因為妳。」

貝雷絲知道這是她想聽到的答案，也是問題的正確答案。

「我早就為妳意亂情迷了，艾黛爾賈特·馮·弗雷斯貝爾古。」

「……嗚。」

艾黛爾賈特很久沒聽見她叫自己全名，她突然這麼叫，就好像士官學校時代的貝雷絲老師在對她吐露愛語。

曾經的夢想忽然得償所願，那股不合時宜的的滿足感，讓艾黛爾賈特正處於敏感狀態的身體，一瞬間……潰堤了。

「艾爾？」

對於她身體的反應，貝雷絲感到驚訝。

艾黛爾賈特雙手掩面，羞得不想解釋為什麼會這樣，但還是老實向她道出原因。

「我在大修道院的時候，一直好想聽到妳對我說那句話。」

「為妳意亂情迷？」

貝雷絲重覆了一遍，終於明白艾黛爾賈特到底多喜歡她了。

「艾爾……妳好可愛。」

貝雷絲低頭含住她的唇瓣，繼續中斷的情事，時而溫柔、時而激烈地擁抱著她。

直到夜色退去，天光乍現。

不久後，軍中晨鼓被人播響，正式宣告白天的回歸。

「抱歉，我沒拿捏好分寸。」

為艾黛爾賈特戴上戒指後，貝雷絲低頭向她道歉。

兩人徹夜盡興後，相擁著溫存到天明，幾乎沒怎麼睡。

「不，老師，我們這幾天到處戰鬥，身心都很緊繃了。」

艾黛爾賈特雙手摟住她腰際，微笑著抵上她的額頭。

「不需要一直緊繃著，偶爾鬆懈一下沒關係。」

艾黛爾賈特將唇附上貝雷絲耳旁。

「這可是……妳親口告訴我的喔。」

兩人相視而笑。

貝雷絲套上背後繡有雙頭黑鷲的灰色披風，先一步走出營帳。

烈日當空，蟬鳴陣陣，帝軍拔營而起。

勝利之師乘上清涼南風，向著帝都凱旋而歸。